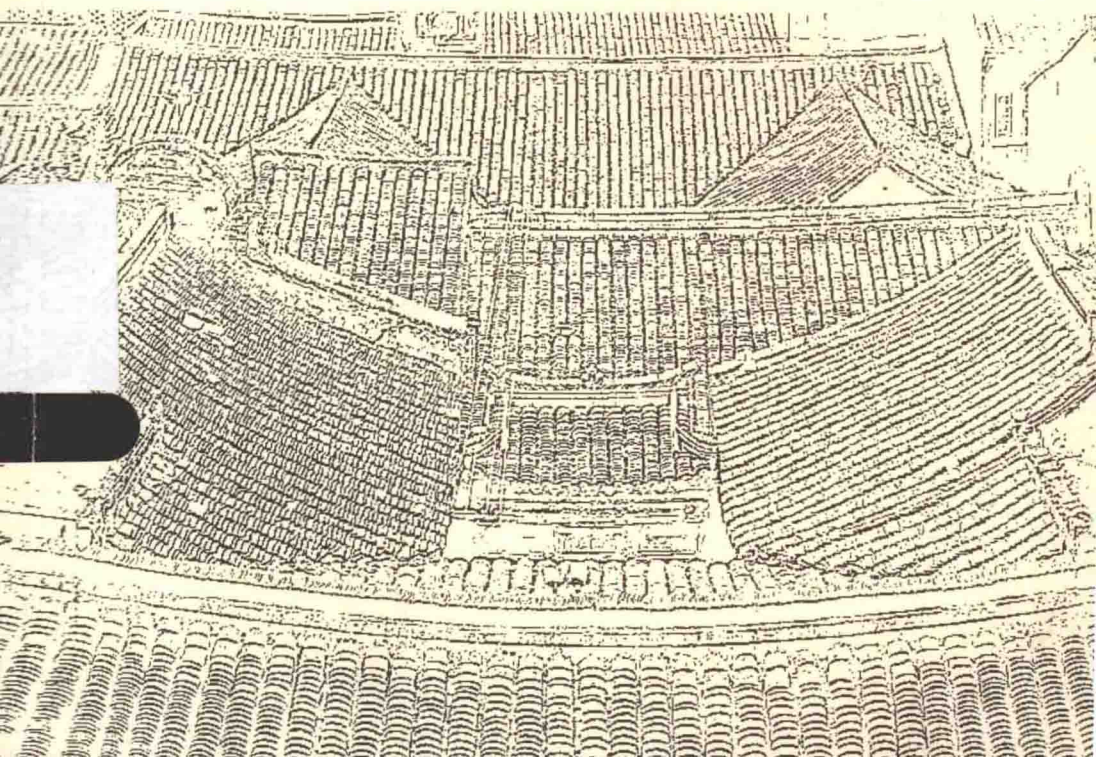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家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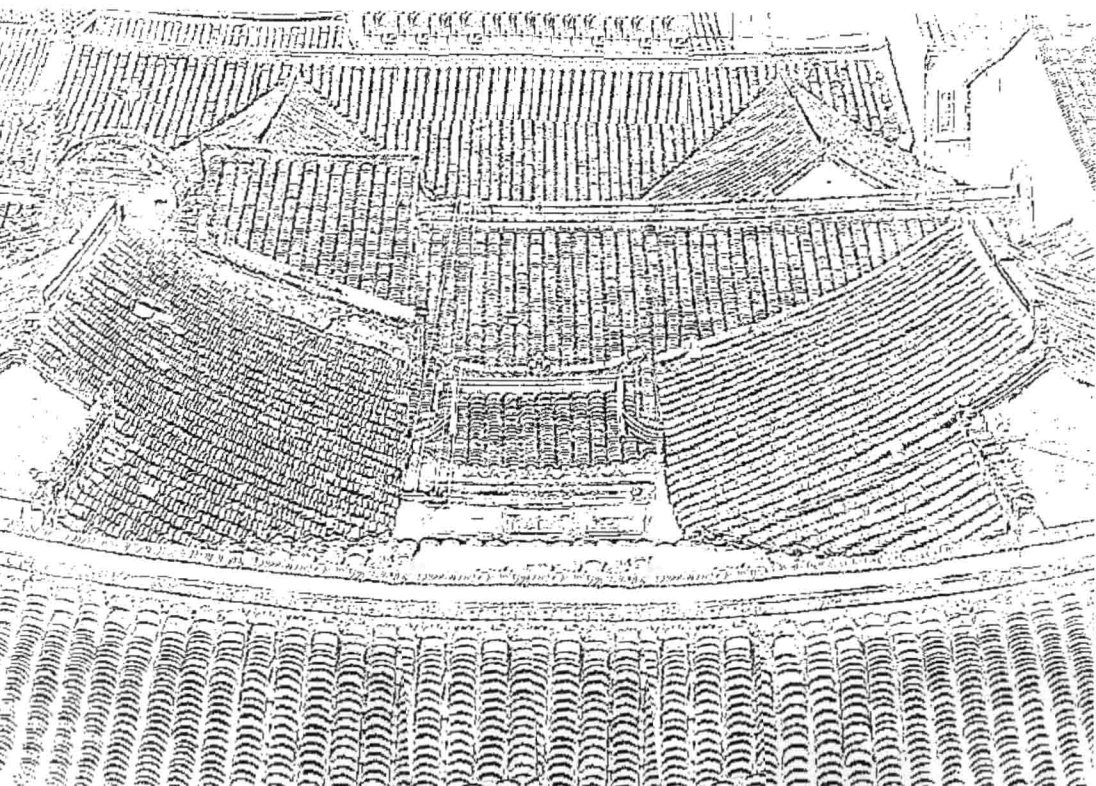
夏楠／編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家書

夏楠／編



Copyright ©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家书 / 夏楠编. — 北京 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4.5

ISBN 978-7-108-04104-3

I. ①家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书信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17099 号

责任编辑 胡群英

装帧设计 张 婷

责任印制 宋 家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35 毫米 × 965 毫米 1/16 印张 22.5

字 数 289 千字

印 数 0,001—8,000 册

定 价 38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-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-84010542)

序言：永远的脐带

我没写过真正的家书，母亲不识字，父亲又严厉寡言，很少跟儿女互动，从小叛逆的我，几乎没跟他对过话。面对最亲的人，往往有情道不出，只有在远离之后，于思念中吐露。回望来时路，在摄影创作的道路上，我的照片却几乎都是对家乡的怀念、对亲人的倾诉、对忤逆的忏悔。

高中一毕业我就离开了老家头城，在台北上班一年便入海军服役，以军舰为家，在汪洋上巡回、运补，在金门驻扎，退役后又在台北历经几个工作岗位。生活起起落落，期间有细说不尽的遭遇与心境，可我从来没跟家人分享过。父母、兄弟对我如何奋斗没什么印象，直到我做电视节目，屏幕上打出我的名字，家人才确定，我虽然桀骜不驯、留着长发、衣着率性，却并没学坏，干的都是正事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要为三十三位卓有成就的人士的“家书”集结作序，实在是令我汗颜，但能为《生活》做点小事，我感觉特别乐意。这本杂志的好不用我多说，每期的固定栏目为“天”“地”“人”“真”“善”“美”“诗”“礼”“乐”，试着将传统精神与价值跟现代生活相扣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“心”的别册。自从2010年开始，每年二月的别册正是“家书”系列。

此系列的编辑夏楠，在第一本“家书”序言的第一句话就点明了核心意义——“支撑你走到今天的精神家园，源于何处？”有的作者老老

实实在在地忏悔，有的借出生背景反映社会历史，有的细数学生时代受到的启蒙，有的俏皮地回忆一段往事。无论感性或理性、自制或倾泻，都反映了每个人的出身即是一条永远的脐带。

生命的成长就是一个疗伤的过程，人人都经历过迷失、找到路，犯错、被宽恕，虚弱、得支撑，在爱与恨之间摆荡、在失落与希望之间挣扎。这些东西无法写在家书中，却被化为文学、艺术家的创作骨干、经脉。一道道伤痕织出了一个时代，真切的反省支撑作者走到现在，也带领读者行经他们的蜕变之路，体会他们的感恩之情。这就是创作的力量。

想到第一次与《生活》的编辑们见面，是在广州的一家馆子。一间小包厢内，一张八个位置还坐不满的圆桌，我等了一阵子，问眼前的几位年轻人：“你们的领导什么时候才会到？”没想到他们全笑了：“我们广州部的所有成员都在了。”

我大吃一惊，原以为这本我非常看重的文化杂志，以其深思熟虑、周全厚重的内容看来，灵魂人物不是我这个年岁，也应该小不了多少。没想到，这一群满怀理想与抱负的优秀工作者，竟然跟我儿子差不多大，叫我怎能不讶异、佩服！

做文化出版工作，就是肯定别人、坚定他们的信心。这有如播下火种。如果点燃了别人心里的火种，你的生命就延长了。和这群年轻人相处，总是令我看到理想仍存在新世代，传统价值依旧受到珍惜和守护。

《生活》的每一本别册，除了与该期内容相辅相成，也是结构独立的一篇篇好文章。恭喜《家书》出版，接下来，想必会有更多作者、编辑们的心血汇集成书。特此表达我深深的期待与祝福。

阮义忠

目 录

序言：永远的脐带 阮义忠 1

阮义忠 / 回家的方向 1

肖全 / 那些为我布施的人 10

叶锦添 / 献给我母亲 21

肖复兴 / 北大荒 33

王澍 / 素朴为家 43

林少华 / 书箱和牵牛花 52

摩罗 / 我只能是阿 Q、祥林嫂的儿子 61

张海儿 / 来，笑一笑 72

赵野 / 八十年代那些云烟 81

徐冰 / 琐忆 92

严力 / 关于“家书”的问答 103

汪芜生 / 寄往彼岸 114

彭小莲 / 他们的岁月 126

陈侗	/	纪事	140
欧宁	/	致母亲书	147
韩磊	/	奇妙的三年	158
杨树鹏	/	破碎的阳光	166
庄灵	/	母亲的一生	174
费明杰	/	老照片上的那些往昔	188
刘丽明	/	关于刘丹画册序的信	202
孙冕	/	慈母三唱	208
叶永青	/	与妻书	220
张晓刚	/	家中日记	232
李宗盛	/	我的三个家	245
朱德华	/	我的成长与父亲	253
丁雄泉	/	一九七〇年代家信	262
庞均	/	天不老，情难绝，心似双丝网，中有千千结	274
李婴宁	/	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	292
林怀民	/	母亲的花圃	309
翟永明	/	十八岁之歌	315
冯君蓝	/	我阿爸，一个在实存中挣扎的基督徒	322
童明	/	认知父亲	335
黄源顺	/	舒适区	344
后记		夏楠	352

回家的方向

阮义忠

阮义忠，摄影家、摄影评论家。1950年生于台湾宜兰，喜爱美术，20岁时在《幼狮文艺》杂志做编辑，后任职《汉声》杂志英文版，开始拍照。1975年任《家庭月刊》摄影编辑，撰写、拍摄台湾偏远角落。1981发表《映象之旅》、《户外札记》、《灵巧的手》等二百多部纪录片。他撰述的《二十位人性见证者——当代摄影大师》、《当代摄影新锐》、《摄影美学七问》在华人摄影界具启蒙作用。所创办的中英双语杂志《摄影家》（1992—2004）被评为最优秀的世界性摄影杂志之一。个人摄影专题包括《北埔》、《八尺门》、《人与土地》、《台北谣言》、《四季》、《失落的优雅》、《手的秘密》、《有名人物无名氏》、《正方形乡愁》、《恒持刹那》等。现为台湾台北艺术大学教授、佛教慈济基金会志工。

《蝴蝶与潜水钟》的作者在他成为渐冻人之后，依旧完成了这部令人动容的回忆录。他靠的是用眼皮一眨一眨的指示，让助理拼出字母。他虽然失去了一切，却没万念俱灰，因为他的躯壳里面还幸存着记忆与想象。正是这两点，使他仍能创作，仍能启发别人。对所有的创作者而言，没了这两样，就什么都没有。



阮义忠八岁时的全家福。1958 年

我的想象力一向不丰富，记忆力也不是很好。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，大多觉得有点鼻酸，因为从小我就是个不被了解的孩子，父母总是限制我做这做那，吓止我的想象，要求我认命接受大家都接受的生活规范。我很少被鼓励，如果说有，那就是来自于祖母、外祖母这两位和蔼可亲的长辈。

祖母与外祖母是亲戚，都姓蓝，均来自头城外海十公里处的龟山岛，是随吴沙从唐山飘洋渡海来台的移民子孙。祖父在我刚懂事不久就离开了人间，因此阮家的一切都由祖母掌管。除了大伯迁到礁溪自立门户，二伯因入赘而为家族所不容，其他五位叔伯，包括我爸爸，都没有分家，共住在一个大院子里。祖母非常有威严，不必发号施令，所有人就对她恭恭敬敬、顺顺从从。看到孙子们，她却总是笑逐颜开。

她的命非常好，曾经弥留三次，家属把后事都准备好，连灵堂都搭了，她却又回神过来。直到第三次，大家半信半疑地过了一两天，才敢像办喜事那样举行了丧礼。她最喜欢孙子辈在她入睡前提帮她捶腿，总是说，好好捶，有奖赏。有时是人家送的苹果、梨子，有时是月饼、糕点。在早年，这都是很昂贵的零食，她经常舍不得吃，到最后都快坏了。也因为如此，我们尝到的水果、甜品都不是很新鲜，那种将坏未坏的味道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除了吃的，她还会给一点零用钱。不晓得为什么，她特别喜欢我来捶，大概早就看出我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，更需要这些额外的犒赏。尽管这些小插曲让我觉得祖母是位心胸宽大的人，可是让我更讶异的是，她有乡下人罕见的开放思想。

记得高中时，我们那保守得可怕的乡下，视自由恋爱为异端奇行。可是，祖母却曾鼓励我去追求一位父亲为医师的女同学，简直是愈来愈前卫。她虽目不识丁，却有个好记性。镇上邻居的大小事情，她都了然于胸。众人七嘴八舌话是非时，她总是用朗朗笑声化解尴尬。大家常说我是令人头痛的怪小孩，可是在记忆当中，祖母却总是夸我好

宝宝。光是这一点，就足够帮我度过难熬的童年，让我在儿童期的受伤经验成为日后的创作泉源。

她的名字好听，是单字一个“凤”。她的人好看，只要想到她，一个几近完美的形象就会浮在我的脑海里。所有的苦仿佛都跟她无关似的，因为她自有办法将人生的不顺遂吸收、消化。大家说到她，都会赞叹：“这是一个太有福气的人，没有几个人能像她这样。”不管什么年头，日子如何难熬，祖母总是心满意足地过着每一天；走了以后，也依然留在每个人的心坎中。

外祖母的命可就截然不同了。一想起她，就会想起她往生的那天。读小学的我从学校放学回家，一进屋子，木工学徒就对我诡异地笑着：“你外婆荡秋千去喽！”我一头雾水，问他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外婆怎么可能荡秋千？我认识的外婆总是在工作，手上的活儿从没停过，怎么可能去玩小孩把戏！再往屋里走，一个人也没，所有人都跑到镇郊外拔雅里的外婆家去了。

外公去世得早，外婆跟舅舅们守着那几亩田，整日忙个不停，收成却不够还债。平时勉强过得去，可是绝不能有人生病。他们会欠债，就是因为外公长年卧病。可是，舅舅犯了甲状腺肿大，必须时常找郎中抓药。妈妈虽然时常暗地资助娘家，但也无法让他们的日子好过些。在得知自己患了没法治的癌症后，外婆在最短的时间内上吊自杀，以免成为家里的负担。每每想到，她就连多一天的担子也不愿意让别人扛，我就难过得想哭。

由于不懂避孕，妈妈每两年就会生一个小孩，根本来不及照顾；因此，每个小孩几乎都有一段被送到外婆家。我又是最常去住的，只要一捅娄子，大人就会将我往那儿送。外婆家是我所认识的最苦的人家了，餐桌上少有荤食，多半是腌得死咸的酱瓜、豆腐乳和蔬菜、地瓜。猪是养来卖的，鸡鸭是过年过节祭祖用的。所有食物都是自家生产的，能不花钱就不花钱。茅房里连草纸都没，得用竹片揩屁股；

小孩皮肤嫩，常被刮伤。我总认为自己是苦命的乡下人，到了他们那儿，却成了表兄弟心目中的幸福的镇上人。

从我认识他们，就是连电灯也没有，天黑沉沉的才点上蜡烛。为了惜火，大家都得早早睡觉。夜里偎在外婆的怀里入睡，我才知道，他们的被窝比家里的还硬、还重、还不暖。日子这么苦，我却不曾看过外婆愁眉苦脸，虽然很少开怀，可是脸上总显得信心十足，仿佛确知下一季的收成会比这一季足，明年的冬天会比今年暖。

就这么苦的日子里，外婆还是栽培出了争气的儿女。一位舅舅在台北餐饮界闯出了字号，一位阿姨也终于读到商专毕业，在一家大公司当会计时，嫁给了本省第一代企业家的儿子。可是，外婆享受不到儿女们的成就。以我的理解，她其实是一位最棒的母亲、一位最好的老师。她虽然也不识字，却有很高的人生智慧，经常告诉我：“阿忠啊，人家不喜欢你，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。只要你认真努力，将来一定会出头天，会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有出息！”那样的话，在当时的我听起来，根本就是哄小孩。此外，小时候，我所得到的面额最大的零钱，还是外婆给的。以所得与付出的比例来说，她是我这辈子所见过的最慷慨的人。

外婆知道，我一直偷偷喜欢着一位同班同学。那位女同学的名字到现在我还记得，叫做黄栖凤。有一次要从外婆那儿回家时，她塞了两个柚子给我：“拿去请栖凤吃吧！”我不知道该怎么请，大哥强忍笑意，叫我照他的法子：“你就站在她家门口朝里面喊：‘栖凤，这两个柚子给你，我要找你去散步。’”

我在街对面的黄家门前守候了不知几个小时，隔一会儿就照着叫一遍，也不知道栖凤早就羞得从她家后门不知逃往何方了。这件事让我懊恼了很久，因为话一传开，整个镇上的人都说我年纪虽小，却是胆大包天。

祖母与外祖母豪爽大方的个性，也同样反映在一位龟山岛的亲戚

身上。他以打鱼为生，我们都叫他龟山阿舅。每回阿舅出海捕鱼，在镇郊大里渔港靠岸后，都会到街上采办一些日用品。经过我们家时，总是会送来这次渔获中最贵的生猛海鲜，不是龙虾就是石斑鱼。这些珍馐，就连有钱人家也没法常买，可是我们家却经常吃得到。把最好的东西送给别人，是罕见的美德，却也是龟山岛民的天性。

龟山岛的面积仅 2.84 平方公里，海拔才 400 米，曾是头城的一个里，居民最多时，达百余户、千余人。我的老祖先在清朝咸丰三年（1853 年）的农历十二月间，由福建乘着“顺天号”货船扬帆出发。船上载满着南货，准备在鸡笼（基隆的古名）靠岸销售，没想到一阵强劲北风使航向偏差，让他们误把龟山岛当成鸡笼屿而登陆了。由于此地海域鱼量甚丰，使这批生意人兴起改业之心，回家将大人小孩接来垦荒安居。

第一批移居龟山岛的有七户人家，我的祖母和外祖母正是他们的后代。岛上女子纷纷嫁来头城镇之后，龟山岛的人迹就一日比一日稀少了。1975 年时，岛上从鼎盛期的一百户人家衰减到只剩三十余户。那一年，他们在农历六月十五的妈祖诞辰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大拜拜之后，尽数迁出，移居对岸的大溪港。龟山岛上人们繁衍生息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就此落幕，整个岛现在被列为管制区，一户人家也没有。

我初中时去过一趟龟山岛，是家族中极少看过龟山岛祖宅的人。当时，除了当地岛民，外人要去造访是相当不便的，几乎像申请出境那么难。光是户政事务所、警总等单位的手续，就会搞得乡下人头昏脑胀。

那时岛上还没有电力供应，村落饮水是抽水机从地底深处打出来的，半咸半淡。由于山壁陡峭，高达 50 度角，因此住户都在龟山岛西南边的一个小山坳里密集地挨靠着。居住环境之差，本省没几个角落比得上；而我的祖先就是在这里长大的，我的血液里有这种半咸半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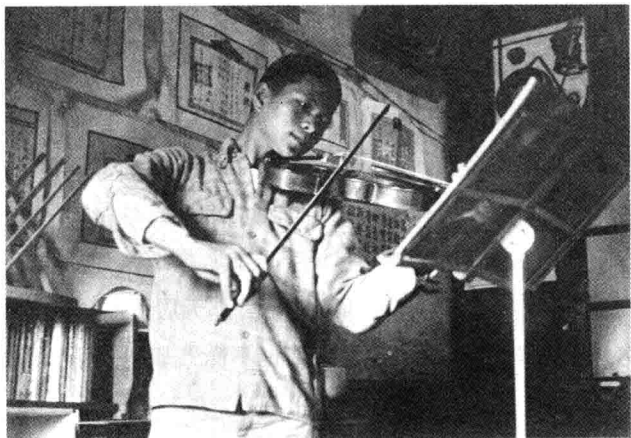
的水分。

这里什么都没，树长不高，人也没地方可去。所有住家围着一口小池塘，每个人都好像被囚禁起来一样。然而，这里的人却都有我们那个小镇镇民罕有的大气度，开朗、热情，把每位访客都当贵宾。

在岛上过夜的当晚，我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，因为一种从未听过的声音周而复始地在耳边萦绕。原来，整个龟尾巴是条长长的浅滩，上面尽是经年累月被浪冲洗的卵石，颗颗都是标准的正圆形。浪来了，它们就被咕噜咕噜地冲上岸；浪退了，它们又被咕噜咕噜地卷下去。

在兰阳平原的任何角落，都可以看到龟山岛。虽然踏上那块不毛之地的人很少，它却成了宜兰的象征与地标；“龟山朝日”还是兰阳八景之首。可望而不可即似乎才能成为梦乡，才会孕育梦想。

随着年岁渐长，我终于明白了祖母与外祖母为何那样豁达。她们都是有梦的人，替未来赋予希望。而我的双亲却都不敢做梦，因为他们太脚踏实地了，从不想象，只求把眼前的每件事都做好。



高一时的阮义忠存钱学小提琴，但手已僵硬，拉不好，只得放弃。1967年



高中毕业后即在《幼狮文艺》工作的阮义忠于台北租屋居住（高信疆摄）。1969年

一想到父亲，我就会想到，有阵子我整天闹着要去龟山岛，为了打消我的念头，他仿佛变了个人似的，竟然没有命令我，而是利诱：“如果你不去龟山岛，我就送你一只手表。”那是这辈子第一次拥有手表的良机，不用说，我当然是屈服于重贿之下了。他是怕我渡海发生危险。在父亲那不苟言笑的威严之后，其实是慈爱的。可是我也没就此罢休，两年后，在龟山阿舅的强力担保下，我终于得以成行。

当我在台北闯出名号后，有天难得地返乡一趟。那时家中已有哥哥嫂嫂们打点；已退休的父亲常在镇上小庙走动，忙得很快乐。大半辈子忙于家务，没什么人际关系的母亲一闲下来反而发慌。

那天，我看见母亲倚在门旁，出神地望向北方马路的尽头。看见我靠近来，好像感触很多，说她要是识字，能看报纸该有多好，日子就不会这般无聊了。我和母亲这辈子难得对话，那天居然也多聊了几句。

她说：“我虽然什么都不会，什么也不懂，却把九个孩子都一个一个平安地带大了！”

我说：“我们这些孩子还真是幸运，为了把我们喂饱，爸爸妈妈时

时时刻刻都在忙，也没时间管教，兄弟姊妹却没有一个变坏。”

没想到，这句话却让母亲刹那之间泪流满面。

我在母亲的身边站了许久，除了深深自责之外，也不知怎么安慰她才好。突然之间，我想到自己上小学的第一天，母亲就是站在这个位置，告诉我：“爸爸妈妈都在忙，没办法陪你去学校。你站在这里等，看到背书包的学生从这里经过，你就跟在后面走。要记得，从右边走的才是去小学，从左边走的是要去中学，不要跟错了喔！”

右边正是北方，也是日后我离乡而去的方向。

第一天上学的印象深刻极了，我没鞋穿，光脚丫子被路上尖尖的碎石子扎得好痛。太阳愈来愈大，把石头晒得愈来愈烫，我只有尽量踏向石块中冒出来的杂草丛，边走边跳。学校仿佛永远到不了。

离开家乡的几十年间，我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。在参加广东美术馆为我举办的回顾展——“阮义忠，转折点——一个时代，一本杂志，一个人”开幕式后，我回到老家，在一个旅游区的观光饭店举行了一个小型个展。

在剧变的台湾，宜兰县被认为是最有规划、最能保存本土特色，又没有工业污染的县份，如今俨然已成了台湾的著名观光胜地。

可是，故乡已面目全非，变得让我不敢相认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也搬过几次家，明白家与故乡都会变，不变的只有童年的记忆。这次展览，我特别挑了一张三十年前返乡所拍的照片当海报与邀请卡。画面是一个戴着斗笠，穿着汗衫、短裤，光着脚丫的小男孩，顶着烈日，走在一条碎石子路上。

从他身上，我仿佛看到了自己，也看到了回家的方向。

2009年11月25日，于台北

那些为我布施的人

肖全

肖全，摄影师。1959年生于成都，曾在海军航空兵部队飞行四年。1991年出版《天堂之鸟》（三毛摄影专集）。同年底在台湾举办个人影展。1992年在瑞士举办个展。1993年在法国参加摄影联展。1996年出版《我们这一代》摄影画册。2000年出版《我镜头下的美丽女人》。2004年10月参加紫禁城国际摄影大展。2006年在上海、北京举办个展《女人·时间》。2008年在上海参展《马克·吕布和他的朋友们》。2008年在北京参展《表情写在中国人脸上》、《一个国家的肖像》等。

1980年北京春天，我在部队收到一张汇款单（180元正，汇款人：肖禄生）。这是我父亲用钢笔填写的字迹。我很清楚这一大笔钱意味着什么，这是我父亲近两个月的工资（我当时的军饷是九块钱），是家里省吃俭用给我的支援。从邮局取出钱背在军书包里，兴奋地在军营里吹着口哨，心里又高兴又沉重。

等到星期天请假外出，天不亮到了火车站。

在前门的一家商店，我买到了我的第一部照相机（海鸥205，169元）。从那一刻起，我知道：这下不一样了。我突然获得了一种希望和